

中坚时代
ZHONG JIAN DAI

新力量原创小说大系

怀雨人

弋舟 ◎ 著

APERTUR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中坚代
ZHONG JIAN DAI

新力量原创小说大系



怀雨人

弋舟 ◎ 著
HUAI YUREN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怀雨人/弋舟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5. 9

(新力量原创小说大系)

ISBN 978-7-5396-5504-8

I. ①怀… II. ①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
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89233 号

出 版 人: 朱寒冬

丛书策划: 朱寒冬

责任编辑: 姜婧婧

装帧设计: 许含章 徐 睿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[www. press-mart. com](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)

安徽文艺出版社 [www. awpub. com](http://www.awpub.com)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 65859551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 印张: 10.5 字数: 250 千字

版次: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5.00 元(精装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

弋舟，祖籍江苏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生于西安。有大量长中短篇小说见于重要文学刊物；作品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、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，获郁达夫小说奖《小说选刊》年度大奖、《西部》文学奖、《青年文学》奖、《十月》文学奖、鲁彦周文学奖、《小说月报》百花文学奖等多种奖项；著有长篇小说《跛足之年》《蝌蚪》《战事》《春秋误》《我们的踟蹰》，长篇非虚构作品《我在这世上太孤独》，随笔集《从清晨到日暮》，小说集《我们的底牌》《所有的故事》《弋舟的小说》《刘晓东》等。

目 录

锦瑟 / 001

我主持圆通寺一个下午 / 022

赖印 / 042

寰球同此凉热 / 061

蒂森克虏伯之夜 / 088

鸽子 / 112

光明面 / 143

桥 / 163

时代医生 / 190

把我们挂在单杠上 / 201

爱情诗 / 222

平行 / 242

怀雨人 / 264

后记 / 328

上篇

我被人叫作“老张”已经有四十多年了,从三十岁开始,一直叫到了现在。这说明我真的是老了,从骨头到心脏,都向着死亡打开。我不知道其他像我一样老朽的家伙是怎么活着的,他们在电视里幸福地举着小红旗跋山涉水,说“腰好,背好,腿脚好”,这令我感到羞耻。我以为这羞耻只是属于我的——一个枯槁的老年琴师,连皮肤都已经发脆,睡一觉都不知道还能不能再醒来的家伙,却不愿意搬回去和子女们住在一起颐养天年,死皮赖脸地留在剧团的院子里,为的只是能够时常看到那些如花朵般新鲜的女孩子。这真的是令人羞耻。因为我干瘪的身体里还不恰当地保存着欲望的水分,它们腌渍着我,像是在酱着一根老黄瓜。我常常躲在窗角下,用浑浊的目光偷窥窗外。剧团里的那些女演员们常常会从我的窗前走过,那时她们刚刚练完功或

者洗完澡，热腾腾，水淋淋，神态慵懒。我用眼睛就可以呼吸到她们身体微酸的气味。这种用眼睛呼吸到的气味令我发抖，身子像是被锐利的光刺中，却冷得出奇，只有那个部位是热的，尽管热得微不足道，但与整体的冰冷对比成了灼烧。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老年人，还被灼烧，这就是羞耻。

这种羞耻真正成为内心的煎熬，是从我的外孙女杀了人那天开始的。之前，我基本上没有明确过它。我只是藏在自己的窗下用眼睛呼吸，没有侵犯过任何人的利益，而且我是那么的衰老，心都像皮肤一样地长满了褐色的斑，一个老年人应该具备的豁达我早具备了。我已经逼近了肉体的本质，一般不会再对肉体的问题进行谴责了。可是林杉杀了人。她是我们一家人的骄傲，读书读到了博士的份儿上，怎么会不让人骄傲呢？但林杉却杀了她们学校里的一位女校工。所有的人都痛不欲生，他们都在声嘶力竭地问为什么、为什么，林杉杀人的理由何在？——这一点连公安局都给不出答案。只有我不去问这里的究竟。我只是在一个刮大风的日子，一个人去了看守所。我等在那扇大铁门的外面，从早上一直等到了黄昏，终于见到了那位具体办案的警察。他是一个毛头小伙子，嘴巴上刚刚长出灰灰的绒毛。我郑重其事地对他说，你把我抓进去吧，把林杉放出来。他看都没看我一眼就郑重其事地骑上摩托车走掉了。我知道这种不可理喻的话他一定是听得太多了，已经没有耐心再去做解释教育的工作。其实这一点常识我也是懂得的，但我还是要来这一趟，

要把这句话说出来。我已经是走到生命出口的人了，就像一个穿越了漆黑隧道后已经看到光的胜利者，我已经有资格用生命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要求。我一个人往回走，风很大，黄昏恍惚的光似乎都是被风吹来的，它们刺痛了我。我走在空虚的光和空虚的风里，出神地想，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，老天给了我最严厉的处罚，他把一头老公羊犯下的错施加在了一头无辜的小羊身上。这么想着的时候，我的左腿就被一辆飞奔而过的农用三轮车卷在了轮子下面。我没有感觉到一点的痛，心里面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：这都是给我的惩罚——那天夜里，我就是用这条左腿迈进的那家洗头店啊。

那天是重阳节。上了年纪的人就比较注重阴历了，我们就活在阴历的气氛里，更何况还是重阳节。我的身体在那一天出现了反常，它在没有任何气味的刺激下一整天都间歇地灼烧着。这似乎说明，我的欲望其实是来源于头脑的。节日的气氛就可以暗示和感染我，令我的身体被腌住，蠢蠢欲动地发酵。甚至这种来自头脑的欲望比女人微酸的气味更加凶猛，它令我的心在那一天的清晨就突然被烫醒。朦胧中，我的心突然像是一块滚烫的铁被淬进了水里，嗞啦一声冒出了烟。我从梦中醒来，立刻就做出了那个决定。这个决定和重阳节一样不可动摇，它来自时间的陷阱，理所当然，没有进退的余地。我身陷其中，只能随波逐流，就像岁月一样，无法转圜。但我还是尝试着做出了抵抗。我靠一壶酒打发了整个的白天。一个老年人似乎不应该如

此地优柔寡断，他应该更多地被身体牵着往前走。这一把年纪，就应该是最妥帖的理由。但是，这时身体的干瘪又已经可悲地成了障碍。所以，那一整天我一边喝酒，一边还有一些悲愤。我不知道，我家林杉这一天也是靠着一壶酒打发掉的。悲愤和在酒里，让我在傍晚的时候失去了知觉。当我再一次灼烧着醒来时，已经是深夜了。就是说，已经过了严格意义上的重阳节。时间已经向前流转，我已经错过了节日才有资格放纵的机会。我固执地认为，如果这时我接着睡觉，我家林杉现在也会顺顺当地继续读她的博士。但是，黑暗怂恿了我。在黑暗中，我用手战战兢兢地抚摸自己瘦骨嶙峋的肋条，突然就感觉到了安全，它们隐匿在黑暗里，好像被保护了起来。我从床上摸索着起来时，打碎了那把陪了我一整天的酒壶，残存的酒气涌进我张开的毛孔里。

我从自己的屋里出来，许许多多的回忆都等候在漆黑的夜色里，一下子就包围了我。我想起了自己恋爱的时光，想起第一次和女人做成好事的那一刻，还有那个唱青衣的女子，每次上床前都要求我先拉一段胡琴……夜晚的寒露和回忆一同给我的身体以水分，令我所有的器官都灵活起来，以致当我经过剧团澡堂时，耳朵敏锐地捕捉到了里面传出的那种声音。那种像是生病的声音，立刻加重了我的灼烧。我知道这声音是那个看澡堂的女人发出来的。她是一个粗鲁的中年妇女，肥胖不堪，挤在澡堂的门框里，任何一个逃票的人都休想闯过去。但是，就是这样的

一个女人,在那一刻都令我觉出了可人。我走在黑暗里,四周都是壅塞着的,像是被这个肥胖女人的身子挤在了门框里。那种绵软的挤压令我的骨头发出咯咯的响声。那一刻,我家林衫也行走在黑暗里。

我们剧团的四周布满了那种叫作“洗头店”的小房子,有关里面所做的营生的消息早已经灌满了我的耳朵。步入老年后,我所有的器官似乎都变成了鼻子,我靠嗅觉活着。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摸到的,最后都会变成一种味道,直接扑到我的肚子里,然后成为温度。这些洗头店的消息也成了气息,对我构成了温度,并且在今夜如火如荼。我对那里一直心存幻想。我已经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没有触摸过女人的身子了,我几乎已经要忘记她们究竟是什么模样了,我幻想着在洗头店里重温她们。但我对自己的身体没有把握,我不知道那种对于我而言的灼烧还能不能对女人有效。我佝着背在黑暗里摸去的方向,也许还不完全和胯下有关,我想要重温的,也许不光是女人的身子。这么说,我的目标就似乎不是那么明确了。我是在将要迈进那家洗头店时产生出了这样的疑惑——我究竟想得到什么呢?但是已经不由我多想了,那扇贴着玻璃纸的门一下子拉开了,一个胸脯鼓鼓的女孩子伸手就把我拽了进去。我脑子晕晕的,只看到是自己的左腿先跨进了那道门槛。后来这条左腿就被卷进了车轮子下面,谁能说这不是报应呢?

我被女孩子安置在一张破烂的椅子上,她笑嘻嘻地问我先

洗头还是直接进去按摩。她说的“进去”是指一面布帘的后面，从那里扑出的一种味道令我一下子变得六神无主了。我嗫嚅着跟她讲，我洗头，我都八十岁了我还进去做什么？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跟她讲自己的年纪，而且我也只是七十岁刚刚出头，可是为什么我要夸大其词呢？她依旧笑嘻嘻的，说八十岁才要过老神仙的日子呢。我觉得她有些傻兮兮的，不知道再跟她怎么讲了，僵硬地坐在椅子上，从镜子里看她把我的头抱进了怀里。这时候我发现，我所要求的“洗头”有多可笑了。我的脑袋上已经没有什么毛了，它们零乱地倒伏在头皮上，让脑袋看起来像是一只布满了灰白色疤痕的皮球。这只皮球如今被委屈地挤在两只饱满的乳房之间，像是它们的赘生之物，挤来挤去，随时有被吞没的危险。她甚至没有使用任何洗涤用品，就是这样用两只乳房揉搓着我的头。她的身体是一只熟透了的石榴，而我的头，就成了她身体裂开后爆出一粒石榴籽。我的头被她的胸脯挤坏了，已经空空如也。随后，我被她带进了那面布帘的后面。一进去，她就用手握住了我的那里。我像被一口冷风呛进了喉咙里，呀地叫了一声，又冒出一句“我都八十岁了”。她哼哼唧唧地拽住我的裤带，对我的惊叫充耳不闻。我的裤带一瞬间松开，裤子唰地掉在了脚面上。我骨瘦如柴，上了年纪后就没有穿过合身的裤子，宽绰的裤腰总是靠着裤带才能固定住，一旦松开，就会势不可当地掉下去。掉在我脚面上的，是我下身全部的遮挡，外裤、秋裤、内裤。我看到了自己的下身，两条标本一样的枯腿，一

簇稀疏的白毛，还有那根半举着的东西。它的姿态可笑至极，灰溜溜的，进退维谷，像一个胆怯的贼。当它被女孩子的手拿捏住的一瞬间，我也像一个被人揪住的贼那样地发起抖来。我想，一定就是这一刻，我家林杉把那位女校工推下了楼。

我的心里就是在那一刻充满了不祥的忐忑，羞耻像刀子一样砍进了身子，齐刷刷地斩去了里面残存的所有欲望。我把裤子拎回腰上，我说我都八十岁了，除了洗头我还能做啥？她居然对我说，你有老年优待证我就可以给你打折扣。说着又不依不饶地贴过来。我慌了，两只手死死地攥住裤腰，说我不要她优待，多少钱给她好了。她果真就把手伸进了我的裤兜，从里面扯出了我的钱夹。我的两只手被固定在裤腰上，一松开，我的身体就会暴露出来，所以只好夹紧膝盖缩成一团，眼睁睁地看着她从我的钱夹里往外扯出三张一百元的钞票。我根本没有感到心疼，因为我的心已经乱成了一团麻，说不出的恐慌夹在烦躁当中，令我只想快一些逃出去。

我像一条丧家的老狗一样地跑回了自己的窝，蜷缩在床上，瑟瑟发抖，惊恐不安地等待着某种灾难灭顶而来。

第二天，我家林杉就被公安局带走了，说她把学校里的一个女校工从正在施工的楼上推了下去。家里立刻陷入悲惨的气氛当中。我女儿从早到晚哭哭啼啼地问为什么、为什么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她不能够理解自己读博士的女儿怎么会在一夜之间成了杀人犯。这也是全家人的疑问，大家如此悲伤，似乎都是因为不

了解,好像如果有个足够的理由,林杉杀了人他们就不会痛苦。只有我不作声,躲在阴影中,偷偷地用鼻子嗅着他们不住口的追问。我在想,既然我这样一个老家伙都可以跑去嫖娼,林杉为啥就不可以去杀人呢?这同样都是不可理喻的事情,冥冥之中让它们互为了因果,根本就不需要理由的。我无限相信自己的感觉,认为自己令人发指的荒唐就是导致我家林杉杀人的根本原因。

我真正地体会到了衰老,已经没有丝毫的力气用来伤心了。有时候我企图调动起一点情绪来让自己痛恨自己,哪怕只有很微弱的一点感觉都好,但是我还是做不到。我已经成为一具空空的壳,连情绪都不听我指挥了。直到那一天,张老出现在了我的面前,给出了我家林杉杀人的理由,我才放声大哭起来。我哭得那个凶啊,好像把一辈子积攒的眼泪都哭了出来。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,即使我知道,自己哭得像一条呜咽的老狗。

张老有着和我相同的年纪,但是我被人叫作“老张”,他被人叫作“张老”。他完全有理由被称为“张老”,他是大学问家,不然也做不成博士的导师啊。我家林杉就是他的学生,所以他能够给出我家林杉杀人的原因。

那天下午,我坐在轮椅上,在医院的草坪上晒太阳。我远远地就看到他缓慢地从明亮的光里走向我,一种类似樟脑的陈旧又亲切的气味由远而近。那样的情景很缥缈,一头银发的老头,一身灰色的布衣,一柄桃木手杖,像神话里的人,即使脚步蹒跚,

也有种让人敬重的风度。他在我面前的石凳上坐下,告诉我他叫张君励。他说你是林杉的外公吧?我今天是特地来找你的,希望你有耐心听完我下面要讲的话。这些话我本来是要讲给林杉父母的,他们当然也有权利知道事情的真相。但是昨天夜里我突然改变了主意,我想,也许把一切讲给一位同我一样老迈的人,他更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。我这么做,不是为了博得同情和宽容,我只是想得到最恰当的判决,哪怕它是最严厉的。

他的话让我在阳光下发冷,但我没有力气表达异议。他其实也没有打算征求我的意见,二目半睁半闭,声音细微地自说自话,嘴巴里专心地咬着每一个字,像是咬着肺腑里的每一段肠子——

下篇

我被人称作“张老”已经很多年了,自从我又可以站在讲台上,他们就这么称呼我了。其实那时候我还不到五十岁。他们认为我是研究唐代诗歌的权威,尤其是对李商隐的研究,在国内已经无出其右。李商隐你应该知道的,就是那位写“相见时难别亦难”的唐代诗人,他的有些诗常被用在戏文里,你是京剧团的琴师,应该不会陌生。你看,我又扯到了李商隐,习惯了,请原谅吧,我们都老了,很多毛病已经长在了骨头上,改不掉了。

我已经快八十岁了,成了名副其实的“张老”,这个称呼伴

随了我三十多年的时间。它是一种荣誉吗？现在我也说不清楚了。林杉是我要带的最后一名学生，她来得太晚了。她应该在我三十岁之前出现，而不是在我的垂暮之年。你的确有一个相当出色的孙女。林杉有着很独特的精神气质，天生就具备某种诗性，非常贴近义山的诗意（哦，义山是李商隐的字），有着透明的虚无。这种透明的虚无是我所钟爱的，我的一生都浸沉其中。所以当我第一眼看到林杉，就有一种被光灼伤的心悸和紧张。这种感觉，我只有在吟诵义山的那首伟大的《锦瑟》时才会有：“锦瑟无端五十弦，一弦一柱思华年……”你看，我又离题了。

我也可以感觉到林杉对我的爱戴。你听出来了吗？我用“爱戴”，但没有力量使用“爱”这个字。我和你一样，已经丧失了那种明朗的勇气，也许我从来就不具备率真和果决的气质，年轻时不具备，到了老年，被“张老”定义后，就更加不具备了。

那一次，林杉要求我写一幅字给她，提起笔来，我不由自主就写下了“锦瑟”二字。我知道，这首诗也是令林杉非常着迷的。但她却阻止了我，用一只手拉住我的袖口，声音低低地说，老师，我要你写那首“昨夜星辰昨夜风”。我回过头看她，发现她的神态像喝醉了酒一样地漫漶，双眼迷离，两颊微酡。那是一个午后，阳光正打在她的脸上，犹如被一面同样明亮的镜子反射过来，一下子就刺痛了我的眼睛。你知道，林杉要我写的这首诗，是义山非常有名的一首情诗，其中有两句你一定不陌生——“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”。这之前，林杉虽然明显